

老子譯話

楊柳橋著

102079



2 020 9139 7

老子譯話

楊柳橋 著



古籍出版社

新學
知
PDG

2631/33

讀者的批評和意見，請寄至
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古籍出版社編輯室。

老 子 諺 話

楊柳橋 著

*

古 籍 出 版 社 出 版

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七七號)

中 華 書 局 上 海 印 刷 廠 印 刷

新 華 書 店 發 行

*

開本：850×1168 精1/32·印張：2 7/8·字數：63,000

1958年2月第1版

1958年2月上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10,100 定價：(9) 0.42元

統一書號：2016.5 58.1, 覆型

新華書店

引 言

老子是我國古代哲學的寶典之一。它標誌着我國戰國時期的哲學思想已經發展到相當成熟的地步。它爲我國的古代文化放出了燦爛的光輝。它幾乎完全是用韻文寫成的，語言非常精鍊，涵義比較淵深。我們後代的讀者，要想把它的內容領會透澈，要想把它的哲理融會貫通，的確不是一件容易事。所以歷代解釋它的人，從來是“仁者見仁，智者見智”；有的是根據自己的主張去解釋，有的是聯系自己所處的那個時代的思潮去解釋，很少有客觀地、歷史主義地根據老子的時代（這個問題將另文討論）和老子的整個思想體系去解釋。所以往往不是把它的歷史意義縮小了，就是把它的歷史意義擴大了；甚或把它這個極爲完整的思想體系弄得矛盾百出。至於那些一無是處地牽強附會，假託“道家”的名義，來宣揚自己的教義的，就更不用說了。

我想：要想把古典著作的內容能夠如實地反映到現在來，讓人們得到個梗概，而不至於太離奇，必須注意以下三方面：第一是訓詁，第二是語法，第三是邏輯。也就是說：第一要根據古字古義去領會古代語言，不能完全根據今字今義去領會古代語言；再就是要合乎古代語法，不能勉強添字或減字甚至（除非現在已經不這樣說）變更了語序去解釋它；以上兩方面還得受邏輯的支配，也就是在一句話裏，一段話裏，甚至在全部書裏，它的上下文義或思想系統要貫徹得下去。這三方面有一方面疏忽了，就很容易發生錯誤，弄得不是古人在說話，而是解釋的人在發表自己的言論了。

我們暫且以老子第二十一章“孔德之容，唯道是從。道之爲物，惟恍惟惚。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；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”這幾句話爲例吧。

第一句話中“容”字的舊解，鍾會訓爲“法”（法象），簡文訓爲“狀”；說是大德之法象或形狀，唯道是從。河上公注說，“有大德之人，無所不容，……不隨世俗所行，獨行於道。”這樣都不會講通的。在這裏，高亨先生“老子正詁”的解釋，我認爲是非常妥善的。他說：

孔德，謂大德之君也。容，疑借爲撿，動也。說文：“撿，動撿也。”動撿，疊韻連語，古多以動容爲之。孟子盡心篇：“動容周旋中禮者，盛德之至也。”楚辭九章：“悲秋風之動容兮。”是其例。單言撿，亦爲動義。廣雅釋詁：“撿，動也。”古亦以容爲之。禮記月令：“有不戒其容止者。”鄭注：“容止，謂動靜也。”莊子天下篇：“語心之容，命之曰心之行。”心之容，謂心之動也。是其例。然則容可借作撿，明矣。“孔德之容，唯道是從，”言大德者之動，惟從乎道也。王弼注：“動作從道。”似以“動”釋“容”。這樣，“容”字的意義就和下邊“從”字的意義一貫了。

下幾句中有兩個“物”字，一般都把它解作“物質”，那就等於說是“物中生物”，這便和第四十章的“有生於無”的意思完全不合了。我認爲：第二個“物”字作“物質”解，第一個“物”字正等於現在哲學術語的“概念”，不是“物質”的涵義。像禮記文王世子：“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”。鄭玄注：“物，猶事也。”左氏昭十年傳：“事有其物”。杜預注：“物，猶類也。”國語楚語：“不可方物”。韋昭注：“物，名也。”這些解釋都和“概念”的意義相近。又像禮記祭統所謂“夫祭之爲物大矣”，顯然是更不能把“物”解釋爲“物質”的（孔疏訓作“事物”）。這

章第一個“物”字和第二十五章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”的“物”字的解釋，關係着整個的老子的哲學思想的關鍵問題，是不可以率然處理的。

在以上的例證中，訓詁、語法、邏輯諸問題，都包括在內了。

現在更爲了使讀者易於掌握老子的思想系統起見，我順便把其中幾個基本概念提出來談一下。

在老子中，有它一定的術語，我們要根據全書的精神去掌握它；不能一個術語，在這個地方這樣解釋，在那個地方那樣解釋；要把這些術語放之全書而皆準。當然，在形體上雖然是一個字，而在涵義上確實不應該強同的時候，還是要個別處理的。我認爲在老子中應該特別注意的有下列幾個詞。

（一）“道”和“神”。老子在第一章第一句就提出“道，可道，非常道。”這裏的“道”，不同於世俗所謂“道”；它在“道”上加了一個“常”字，表示它的“道”具有永恆不變的涵義。這個“道”是怎樣生成的呢？它有什麼作用呢？看它在第二十五章說：“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；寂兮寥兮，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爲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。”第二十一章說：“道之爲物，惟恍惟惚。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；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。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；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，以閱衆甫。”這個“道”正和現在哲學術語的（自然的、社會的）“法則”或“發展規律”相當。它不含有物質性。所以它在第四章說：“道，沖，而用之或（域）不盈；”第四十一章說：“大象無形。道，隱，無名。”“大象”是不可名狀的法象，它即是“道”的別稱。所以在第三十五章說：“執大象，天下往。”

第三十二章又說：“道，常，無名；樸雖小，天下莫能臣也。”第三十七章又說：“化而欲作，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。”“樸”是原始的物

質性，在這裏有現在所謂“本體”的涵義。無名的本體，小的本體，都是“道”的別稱，其實它是沒有體積的。

不僅如此，老子甚至把“道”提到主宰格上來。像第四章說的：“道，沖，而用之或（域）不盈，淵兮似萬物之宗；……吾不知誰之子，象帝之先。”第六十二章說：“道者，萬物之奧。”第三十四章說：“大道汎兮，其可左右；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，功成而不有，衣養萬物而不為主。”“宗”和“奧”都有“主宰”的涵義。“不為主”，其實它正是要“為主”。他把“道”賦予了一定的意識成分，把“道”弄得多多少少地有些神祕化。老子雖然不迷信神權，但是他並沒有完全擺脫了神的觀念。看他說：“天網恢恢，疎而不失”（第七十三章），就可以想見。所以在第三十九章中還提出了“神得一以靈”，在第六章還提出了“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。”這個“神”和“谷神”，其實也是“道”的另外一些稱呼。

（二）“玄”和“一”。老子第一章中提出“……故常無，欲以觀其妙；常有，欲以觀其徼。此兩者同出而異名，同謂之玄。”在這裏很清楚地可以看出“玄”是兼着“有”和“無”的。老子把天地間的現象分為兩大類，一個是“有”，一個是“無”。他既主張“有無相生”（第二章），又主張“天下萬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”（第四十章）。他把天地間這兩種現象都認為是玄冥不可解的；他認為“有”和“無”是可離可合、可合可離的，是混然一體的。第十四章說：“視之不見名曰夷，聽之不聞名曰希，搏之不得名曰微。此三者不可致詰，故混而為一；其上不皦，其下不昧，繩繩不可名，復歸於無物。是謂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，是謂惚恍。迎之不見其首，隨之不見其後。執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，能知古始，是謂道紀。”這裏的“惚恍”，正是“玄”的具體解釋。這個“惚恍”是“混而為一”的，所以“玄”也就是第四十二章“道生

一，一生二”的那個“一”。“一”就是宇宙本體，也就是物質整體，古來也叫作“元氣”。“二”即是“陰陽”。老子下文又說：“萬物負陰而抱陽”，正是“二”的具體解釋。元氣生陰陽，也就是“玄”兼“有”“無”的道理。莊子天下篇說，關尹、老聃之學，“建之以常無、有，主之以太一。”“常無、有”即是“常無”和“常有”，“太一”即是“一”，即是“玄”。從來都認為“一”就是“道”，是不合乎老子的意思的。“道”是空虛的，是沒有物質性的；“一”才是物質的開始。“道”沒有“一”，它就體現不出來。“一”所以體“道”，並不等於“道”。淮南子原道篇說：“道者，一立而萬物生矣。”就是這個道理。（老子的“道”和黑格爾的“宇宙精神”相似。）

（三）“無爲”和“自然”。老子認為由空虛的“道”可以生出具體的“一”，由“無”可以生出“有”；所以在社會活動中，他就主張“無爲”，這是很自然的。“無爲”即是順天地萬物之自然。王弼在第二章“處無爲之事”下注解說：“自然已足，爲則敗也。”在第三十七章“道，常，無爲”下注解說：“順自然也”。都是非常正確的。反過來說，“自然”即是“無爲”。所以老子第十七章說，“百姓皆謂我自然”；第二十五章說，“道法自然”；第五十一章說，“道之尊，德之貴，夫莫之命，而常自然”；第六十四章說，“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”。把這些話聯繫起來看，就可以完全體會出來的。

這本“譯話”企圖本着上述訓詁、語法、邏輯三方面把老子翻譯爲比較通俗的語言，儘量依據老子的原文逐字逐句地直譯；只有在不得已的時候，才採取變更語序或意譯的方法。更爲了讀者易於徵信起見，特附有必要的、簡單的注解。在校刊方面，多依據蔣錫昌的老子校詁、勞健的古本老子考和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的古本道德經校刊。又，老子的分章，章與章之間的意思並不大銜接，甚至本

章的語意有的也不够連貫，可能已經不是原來的面目。這本“譯話”爲了照顧這一點，曾根據各家之說，作了幾處必要的移動。

關於老子的叶韻問題，屬於古韻的研究範圍，我打算將來在老子釋詁中去處理，不在這裏交代。

關於老子的時代問題和他的哲學思想問題，我打算另寫一本老子道德論，詳細討論。但是爲了使讀者初步了解我對老子的看法起見，特地把我從前寫的一篇老子的哲學是唯物主義的嗎？作了大量的修正和補充，作爲附錄，暫作參考。

我這本“譯話”的寫作動機，是由於我讀過了北京大學任繼愈教授的老子今譯所引起的。定稿以後，蘇聯漢學專家楊興順院士的中國古代哲學家老子及其學說——附有道德經今譯——中譯本也出版了。楊先生和任先生的著作，給我的啓發是很多的。但是我們在對老子的解釋和體會上，還有很大的出入。那末，我這本“譯話”的出版，也就可能在這“百家爭鳴”的熱潮中起一點兒“爭鳴”的作用了。

這個“譯話”的稿本，我曾經請金甲文專家陳邦懷先生看過一部分；脫稿後，古籍出版社編輯部又經過審核，他們給我提出了很多寶貴的意見，尤其是山東大學高亨教授提的意見特別多，特別周詳，使我更正了不少的自己覺察不到的錯誤。我在這裏謹誌衷心的謝意。

最後，我很希望讀者們對我這本“譯話”提出嚴格的批評，使我能够改正更多的錯誤！

楊柳橋 1957.7.5.天津。

上 篇

第 一 章

“道”，可道，

非常“道”^①；

名，可名，

非常名。

無名，天地之始；

有名，萬物之母^②。

故

常“無”，欲以觀^③其

妙^④；

常“有”，欲以觀其徼^⑤。

此兩者同出而異名，

同謂之“玄”^⑥。

玄之又玄，

衆妙之門。

世俗所謂“道”，可以管它叫作“道”，

可不是天地間永恆不變的“道”；

世俗所謂名字，可以管它叫作名字，

可不是天地間永恆不變的名字。

無名字，是天地的本始；

有名字，是萬物的開端。

所以

永恆的“無”，用它來顯示萬物的妙用；

永恆的“有”，用它來顯示萬物的邊緣。

這兩者（“無”和“有”）出自同一本元，

而有不同的名字，

合起來都叫作“玄”（幽冥難知的物象）。

玄而又玄，

它是天地間一切妙用的門戶。

① “道”在老子中是一個最基本的概念，就是現在哲學術語所謂（自然的、社會的）法則或發展規律。

② 萬物有了名稱，才算萬物的開始。這是對世界有了人類以後說的。正和人類有了語言才談得上思維是一樣的道理。

㊟ 爾雅釋言：“觀，示也。”

㊟ 釋文：“微，達也。”“無”和“有”也是老子中的兩個基本概念。“無”代表無形（抽象）的東西，即空虛；“有”代表有形（具體）的東西，即物質。勞健老子古本考：“莊子齊物論：‘夫道未始有封，言未始有常。’封，猶微也。妙者，用之蘊，而體從焉；微者，體之備，而用彰焉。第十一章車室諸喻，猶此義也。”

㊟ “玄”是老子中僅次於“道”的一個基本概念。它統轄着“無”和“有”。鍾會注：“幽冥晦昧，故稱爲玄。”王弼注：“同出者，同出於玄也。玄者，冥也，默然無有也。不可得而名，故不言‘同名曰玄’；而言‘謂之玄’者，取其不可得而謂之然也。”老子認爲天地間“無”和“有”都是不可思議的，所以都叫作“玄”。“玄”又和“元”的音義相通，它有元始的意思，也有整體的意思。老子認爲“無”和“有”出於同一個根元，這也是他統名爲“玄”的另一個理由。這個“玄”和下面的“一”，基本是一個東西，都是代表宇宙本體或天地間的物質整體；就元始物質的恍惚之象而言，則謂之“玄”；就元始物質的渾論之數而言，則謂之“一”。有的說，“同出”是同出於“道”，和第四十二章“道生一”之說不合。

第 二 章

天下皆知美之爲美，

斯惡矣；

皆知善之爲善，

斯不善矣。

故

“有”“無”相生[㊟]，

難易相成，

長短相形，

高下相傾，

音聲[㊟]相和，

前後相隨。

是以，聖人

天下都知道美是美的，

就不美了；

都知道好是好的，

就不好了。

所以

“有”和“無”是互相轉生的，

難和易是互相成全的，

長和短是互相較量的，

高和低是互相依附的，

音和聲是互相應和的，

前和後是互相追隨的。

因此，聖人

處無爲之事，
行不言之教^㉑；
萬物作焉
而不爲始，
生而不有，
爲而不恃^㉒，
功成而弗居。
夫唯不居
是以不去。

執行沒有作爲的政策，
施行不用說話的教化；
萬物都發展起來了，
並沒有替它們開端；
生成萬物，並不據爲己有；
施助萬物，並不自恃有恩，
成了功，並不自居其功。
由於他不居功，
所以他的功勞不會失掉。

㉑ 沒有“無”，看不出“有”來；沒有“有”，想不出“無”來；所以說“有無相生”。

㉒ 古來“音”和“聲”是有區別的。禮記樂記篇：“聲成文，謂之音。”風俗通義聲音篇：“聲，本；音，末也。”說文：“聲生於心，有節於外，謂之音。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，聲也；絲、竹、金、石、匏、土、革、木，音也。”說文通訓定聲：“單出曰聲，雜比曰音。”

㉓ “無爲”和“不言”，都是順其自然的意思。

㉔ 河上公注：“施爲不恃其報。”這個“爲”即是第八十一章“既以爲人已愈有”的“爲”。廣雅釋詁和高誘呂氏春秋長利篇注：“爲，施也。”又戰國策魏策注：“爲，助也。”

第三章

不尚賢，
使民不爭；
不貴難得之貨，
使民不爲盜；
不見可欲，
使民心不亂。

不尊崇有才幹的人，
使人民不知道競爭；
不貴重難得的貨物，
使人民不去作賊盜；
不顯露足以引起欲望的事物，
使人民的心緒不致煩亂。

是以聖人之治，
虛其心，
實其腹，
弱其志，
強其骨^①；
常使民無知無欲，
使夫智者不敢爲也。
爲無爲，
則無不治。

因此，聖人的治理天下，
掏空人民的心胸，
裝滿人民的肚皮，
削弱人民的意志，
強壯人民的骨骼；
永遠使人民沒有知識，沒有欲望；
使那些聰明人不敢有所作爲。
把沒有作爲當作作爲，
天下就沒有個不太平。

① 以上四句和第十二章“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”的大意相同。

第四章

“道”，沖，
而用之或^①不盈^②；
淵^③兮似萬物之宗^④；
湛^⑤兮似或存。
吾不知誰之子，
象帝之先。

“道”，空虛無形，
可是它的作用的範圍是無窮盡的；
靜默無言的，好像萬物的主宰；
模模糊糊的，好像擺在人的面前。
我不知道它是誰生出來的，
它好像是上帝的祖先。

① “或”和古來的“域”是一個字。

② “盈”古來和“逞”相通，訓作“盡”，見杜預左氏襄公二十五年傳注及文選思立賦注引字林。高亨說。

③ 郭象莊子應帝王篇注：“淵者，靜默之謂耳。”

④ “淵兮似萬物之宗”和“湛兮似或存”兩句，意思是相接的，句法是相對的。各本中間都有“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”四句，隔開。譚獻、馬敘倫都說這是第五十六章的錯簡，是對的。今據刪。

⑤ “湛”是“露”的借字，是黑暗的意思。高亨說。

第 五 章

天地不仁，	天地是不仁慈的，
以萬物爲芻狗 ^① ；	把萬物當作犧牲品；
聖人不仁，	聖人是不仁慈的，
以百姓爲芻狗。	把百姓當作犧牲品。
天地之間，	天地之間，
其猶橐籥乎！	正像風箱的排氣管一樣呀！
虛而不屈，	通體空虛，裏面蘊藏的風是無窮盡的，
動而愈出。	越動，風就越多。
多言 ^② 數窮，	多說話，會常常失敗的，
不如守中 ^③ 。	不如保持虛靜。

① “芻狗”一詞，見於莊子天運篇和淮南子齊俗訓。它是用草紮成的狗，古人用它祭祀求福。祭祀的時候，人們很慎重地利用它；祭祀完了，就把它拋棄了。

② “多言”和“不言之教”正相反。

③ 這個“中”即是上章“道，沖”的“沖”。可與第四十五章“大盈若沖，其用不窮”相參證。考工記桃人：“中其莖。”司農注：“中，謂穿之也。”即是虛其中的意思。

第 六 章

谷神 ^① 不死，	太空之神永久存在，
是謂“玄牝” ^② 。	它叫作“玄牝”（宇宙之母）。
“玄牝”之門，	“玄牝”的門戶，
是謂天地根。	它就是天地的根元。
綿綿若存，	它綿連不斷的好像存在着，

用之不動^㊸。

萬物都用它，它也不感到疲勞。

㊸ 山谷是空虛的。這裏的“谷”，並不是指的一般的山谷，而是指的宇宙的空間。第三十九的“谷得一以盈”的“谷”，和這個“谷”的涵義相同。“谷”即是所謂“太空”。“谷神”是老子的“道”的另外一個稱呼。詳附錄。

㊹ “玄牝”這個詞，是從“玄”派生出來的。“牝”就是“母”。說文：“牝，獸母也。”

㊺ 說文：“勤，勞也。”

第 七 章

天長地久。

天地是長久存在的。

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，

天地所以能够長而且久的，

以其不自生，

是因為它不爲自己而生，

故能長生。

所以能够長生。

是以聖人

因此，聖人

後其身而身先，

把個人放在後頭，而個人却佔在前頭：

外其身而身存。

把個人放在一邊，而個人却能够保全。

非以其無私邪？

不是由於他沒有私心嗎？

故能成其私。

所以也就正好成全了他的私心。

第 八 章

上善若水。

最善的人（聖人）像水一樣。

水善利萬物而不爭。

水善於輔助萬物而不和萬物相爭。

處衆人之所惡，

它居處在衆人所不喜歡的地方，

故幾於“道”。

所以它和“道”相接近。

居善地^㊻，

居處善於卑下，

心善淵，

心懷善於平靜，

與善仁，
言善信，
政善治，
事善能，
動善時。
夫唯不爭，
故無尤。

對人善於仁慈，
說話善於信實，
行政善於有條不紊，
處事善於盡其所能，
動作善於適合時宜。
由於他不和萬物相爭，
所以他沒有過錯。

⊙ 荀子儒效篇：“至下謂之地。”又禮論篇：“地者，下之極也。”“善地”與第六十六章“善下”同。此奚侗說。又釋名釋地：“地，底也，其體底下載物也。”

第 九 章

持而盈之，
不如其已。
揣[⊙]而銳之，
不可常保。
金玉滿堂，
莫之能守。
富貴而驕，
自遺其咎。
功成身退，
天之“道”哉[⊙]！

事事要想得到滿足，
就不如不作。
處處要想露出鋒芒，
不可能保持長久。
滿屋都是財寶，
不會守得住。
富貴而且驕傲，
自己要留下禍根。
成了功，就退回身來，
這是天之“道”呀！

⊙ 河上公注“揣，治也。”說文：“揣，一曰，捶之。”按“揣”可通“構”。說文：“構，一曰，剗也。”“剗”即是“削”。本句是意譯。

⊙ 這個“哉”字，各本都作“載”，屬第十章，讀作“載營魄抱一”。但是“營魄抱一”這

句，“營魄”和“抱一”是對文；舊解“載”爲“處”，“營魄”爲“魂魄”，或解“載”爲發語辭，都是不妥當的。今依冊府元龜所載唐玄宗的解釋，改“載”爲“哉”，屬本章讀，較爲妥順。

第 十 章

營魄抱一 ^① ，	保衛身體，
能無離 ^② 乎？	能够作到沒有失錯嗎？
專 ^③ 氣致柔，	把氣質轉化柔和，
能嬰兒乎？	能够作到像嬰兒一樣嗎？
滌除玄覽 ^④ ，	把心中的外物都清除出去，
能無疵乎？	能够保住不出毛病嗎？
愛民治國，	愛人民，治國家，
能無知乎？	能够作到不用智慧嗎？
天門開闔 ^⑤ ，	天門開合不停，
能爲 ^⑥ 雌乎？	能够以陰性自居嗎？
明白四達，	在這明明白白、四通八達的天地間，
能無爲乎？	能够作到沒有什麼作爲嗎？
生之，	生出萬物，
畜之；	畜養萬物；
生而不有，	生成萬物，並不據爲己有；
爲而不恃，	施助萬物，並不自恃有恩；
長而不宰；	領導萬物，並不宰制萬物；
是謂“玄德” ^⑦ 。	這就叫作“玄德”（幽冥之德）。

① 鍾會注：“經護爲營，形氣爲魄；謂經護其形氣，使之長存也。”蒼頡篇：“營，衛也。”釋名釋姿容：“抱，保也。”莊子徐無鬼篇：“上之質苦亡其一。”釋文：“一，